

门的

以及一

美而女人的人生

女苦

行动

一九四二年一个帝国的恶行

王从学 / 著

▲ 重庆出版社

魔的門

▲重慶出版社

（女）部刊

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苦女行动/王从学著. —重庆:重庆出版社, 2002

ISBN7-5366-5727-7

(魔的门)

I. 苦… II. 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19909 号

魔的门
苦女行动
王从学 著

责任编辑 罗玉平
封面设计 羊继平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四川西南建筑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4
字数 280 千 插页 16
2004 年 8 月第 2 版第 2 次印刷
印数 10001—15000

ISBN7-5366-5727-7/I·1086
定价:23.80 元



王从学·苦女行动

兽性在

人性在

上下



为了忘却的耻辱

——写在王从学《苦女行动》之前的感慨

贾西贝

我早就想写一点文字，来提醒人们注意一个问题：那就是对日本男人的野性的警惕。犹对那些牛哄哄整天嚷嚷要开雅阁看东芝甚至唾沫飞溅要送女儿去东京留学的新“亲日派”们，我甚至想大声地对他们说：那是个见了中国女人就荷

尔蒙直线升温的怪异族种，小心他把手伸进你闺女裙中挠痒痒时你还在为他们拍手称快！你永远别忘了60年前的国耻民恨：那时候中国“花姑娘”大大的被他们占有！

甚好，在中国的作家群中，王从学先生还没忘记。他甚至像当年《红灯记》中的李铁梅一样“仇恨入心发了芽”，咬牙切齿地写出了一部长篇小说，小说最早取名叫《魔的门》，稿件扉页上赫然写着两行大字：“1942年一个帝国的恶行以及一群美丽女人的人性抗争”。并在旁边醒目地怒书了八个字：“人性在上，兽性在下”。

我躲在重庆出版社楼下的“客栈”里，用两天两夜的时间读完了这部书稿。读完后，我就去找王从学喝酒。那天晚上，我们边喝酒边一起骂鬼子，骂够了，喝高了，王从学摇摇晃晃回家了，我再次捧起书稿，我发现我读着读着竟泪流满面。



爱重庆，爱长江，爱故乡的一草一木一石一沙。在编务工作之余，到长江边的沙砾上喝杯茶，无疑是一味精神的补剂。哦！这才是甜蜜的孤独，甜蜜的闲暇……

B

那是一群怎样的男人呢？我曾经为此百思不得其解。他们个子不高，却野心贼大；他们器官不长，却见女人就似狼。第二次世界大战并非这个国家一家发动，就连他们的法西斯总帅希特勒，在占领法国、俄国后，面对那么多“乱世佳人”，也没有发生像南京那样的大奸淫案。即使



是对势必斩草除根的犹太人，德国人也
没有实施将女人们先奸后杀的大规模集体
行动。可在这点上，日本男人真是一个发
疯的群体，一伙侏儒式的见到女人就像夜
贼见到钱似的要上的男人。他们对中国女
人更是如狼似虎，从对唐朝的杨贵妃起，
他们的眼里就一直充满着赤裸裸的猥亵和
淫邪的绿光。

我的对日本男
人这种兽性的强烈反
感，最早萌生于我在
军队当记者时写的一

部有关中国通信兵的史稿。我在查资料时读到一篇回忆新四军烈士的文章，写的是18岁的女通讯员施琦和其他6位姐妹被鬼子俘获后，竟被轮奸致死！施琦死时，鬼子居然将其尸体下身冲刺得溃烂狼藉了。我的眼前浮现着一个丰满、健康、美丽的中国姑娘，在那泣血的呻吟中被兽兵活活弄死的画面。再后来，随着改革开放，随着南京大屠杀日军暴行的日益曝光，随着莫言、张艺谋等作家、艺术家对鬼子当年兽行的深入诠释，我再次看见了日本男人怎样对一个四五岁的小女孩以及六七十岁的老太娘施奸，他们奸后还要剜掉她们的乳房甚至将竹竿芦苇稻秸秆之类的硬物塞入其下身！这种“变态狂”式的行为怎能用侵略占领一国后的报复行径来解释呢？中华五千年，世界几百年，发生的战争多如鸡毛，但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军人会像日本人做得那样疯狂！那样残忍！

我与王从学先生是2000年认识的。那是个夏天，重庆热得像个蒸笼。王从学穿着大短裤摇着大蒲扇和我首次握了手。那次见面他就口若悬河地谈到了《魔的门》。那



与著名作家，重庆作协主席黄济人在一起。作为责任编辑，曾为黄济人策划了《一个全国人大代表的日记》，此书出版时轰动华夏，编辑获“五个一工程”奖；同时，还编辑出版了《黄济人文集》，收录了《重庆谈判》等佳作。

王从学其人其事

与著名女诗人傅天琳在北京
清华园与清华学子座谈。左一为
王从学；中为傅天琳。



天谈话在重庆出版社11楼的文艺编辑室里，隔壁还坐着著名诗人傅天琳、作家陈琨等。王从学愤怒的声音震得屋子嗡嗡响。当他义愤填膺地控诉完了鬼

子对他书稿中日本人对他所珍爱的“三星岛120名姑娘”的奸淫后，他说，我永远看不起的就是日本男人，直到今天，这个民族的男人还是恶习未改。你看看，世界上拍得最黄的一级片是日本的；世界上把女人驯得最服服贴贴的是日本男人。他们现在仍然是每天晚上都不归家在外面喝花酒讲骚话，然后酒气冲天回家骑女人。他们如果下班按时回家，他老婆反倒认为不正常哩！所以说，日本人为什么叫日本人呢？他们的潜意识里连本人都可自戮，还有其他什么人不可“×”呢？

我对王从学的口才真真佩服得五体投地。后来，我翻了翻他一部作品上的“个人简历”，除了对他已经出版过的长篇力作《女大亨》、《不沉的地平线》、《黑色富豪》、《东方教母》表示赞赏外，尤其对他作为一个小说编辑、图书策划人，为著名作家王火、朱苏进、王小鹰、毛志成、韩石山、黄济人、余德庄、王群生等编过成

名作品，更是肃然起敬。特别是他策划的黄济人创作的《一个全国人大代表的日记》、《重庆谈判》等，更是轰动全国，非常成功。至今，身为重庆市作协主席的黄济人仍把王氏待为座上宾。我问王从学写这部书的深意时，他回答得非常简单：人性在上，兽性在下。我这部书就是通过120名中国姑娘与日本兽兵的搏击，来实实在在地表现：高尚的人性最终是能战胜兽性的！侵略者在弱势的中国姑娘面前，仍然暴露出了他们作为野兽的卑鄙、空虚和怯弱！

书中中国女子张秀花一句话真是令人扬眉吐气：“贼种，你的××比中国男人的小多了！”她的话无疑是对那些认为“日本人放的屁也是香的”的新“亲日派”们一记有力的耳光！

作为图书监制人，我受到了激励和鼓舞：“干！”于是，那部书稿在2002年6月以《魔的门》的书名出版了，迅速热销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封面上印着一串醒目的大字：

“一部控诉鬼子兽行的新的《红高粱》”。后来，我在北京见到《红高粱》作者莫言时，也向他推荐了王从学这本书。

那么，2002年热销中国的《魔的门》，为什么要在2004年以《苦女行动》再付梓发行呢？因为，一个新的事件在2003年发生了：就在“九·一八”事件即将来临之际，在中国的珠海市的珠海大酒店，日本男人又集体搞了一次跟“苦女行动”情节完全相似的集体强暴行动！

依然是一百多名趾高气扬、兽性十足的日本男人，依然是一百多名经过严格挑选的美丽的中国“农家女”，在灯火辉煌的酒店里，一个仿佛60年前的情景发生了，在灯红酒绿，杯盘交错之间，中国的“花姑娘们”被簇拥进了日本人用身体、秽语、酒气混合的肉欲氛围之中，或搂抱、或猥亵、或强做“吕”字，或硬拼“白”字，或最终变成个“日”字。然而被一个个带进房间……

这天晚上，珠海的夜月贼亮贼亮。太平盛世的中国除农民家里偶尔发出几声叹息外，上海宝贝娇娆，北京娃娃酷毙，成都粉子滋润，大连佳丽矜持，昆明夜色温柔……厦门远华的“红楼”塌了，但仍有更多或明或暗或大或小的“红楼”照常营业着，仍比当年六朝金粉更浓烈的胭脂味陶冶着腐败的官员和堕落的富豪、中产雅士和街头无赖们。但这都无关大局，这是“国人们自家的丑事”，家丑不外扬，家贼、孽子毕竟是少数，丝毫不影响天安门广场的红旗永远像初升的朝阳一样红。但在珠海就不同了，我现在无需靠臆



写完《苦女行动》后的留影。背靠大江，浩浩的江水滋滋东流，永远也洗不掉60年前留在中华民族心头的耻辱。而太平洋中那个小岛国的新一代们，他们记住了他的前辈们在中国曾犯下的兽行吗？……



2003年珠海事件发生后，作家在摄影镜头前留下的是愤怒。在《苦女行动》付梓时，放上这张照片，读者可以从镜片后的眼神中读出一种忧愤和警世。

王从学其人奇书

想，或去找办这案子的公安机关采访细节，我只摘录一段王从学《苦女行动》中对60年前的描写，那又何尝不是仿佛这夜珠海那飘着股浓烈的“芥末”味的情景呢？

刚进屋，坂田一把就抓住了张秀花的手，她还来不及反抗，他就将她抱起来扔到了那张大床上。他一边脱衣服，一边望着她狞笑着。他把自己脱得精光了才向着她走去……他如同剥笋子一样把她的衣服撕成了碎片。坂田把张秀花整整折磨了一个半小时，他把她的两条雪白的大腿拧得布满了无数的血淤，他差点咬掉了她的两颗柔嫩的乳头……

在报纸披露了珠海那场震惊国人的大淫乱恶行后，我这天晚上是忧愤难平。夜，人们都睡了，连同我的爱人和孩子。我感到中国又被那太平洋中的小岛国狠狠地侮辱了一回，我感到新一代日本人并没有完全丢掉他们老祖宗那永不愿割舍的业余爱好。当他们的国家元首在靖国神社向当年那批青面獠牙的野兽们顶礼膜拜时，中国的城市、土地、特产、文化、女人，统统都在他们永不消逝的贪婪的暗恋意识中活灵活现了，他们正一次次勃起又一次次自慰，一次次退缩又一次次进攻，他们和美国人勾得铁紧，无非就是妄图依靠美国的“巨人”形象来满足他们那猥琐的矮子的狼子野心……我在这夜是再也睡不着了。

当然，后来的情形就不如当年悲凄了，因为中国已经强大了。隔海双方都惩办了始作俑者，但人们不禁要问，假如中国今天不强大起来呢？假如珠海的事件没有曝光呢？还有：现身处日本的中国妇女又如何呢？现在日本以及中日合资公司的

女人又是怎样呢?去年,我听到北京一个男人抱怨道:现在北京的中国男人找不到漂亮姑娘了,漂亮女人都被外企的人搞定了,我操!这不又是一个新的“国耻”吗?

警惕啊!我们要在警惕中自尊,在警惕中自强!

D

前年的一天,“小燕子”赵薇因错披了件太阳旗袍打广告引发了国人众怒;去年的一天,珠海的淫乱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跨海诉讼;今年的一天,赵本山的一位门徒因穿鬼子装敬鬼子礼引起东北老乡的责问。可见,大多数的中国人,对隔海小岛上这个民族当年种下的罪恶是没有忘却的。而王从学的《苦女行动》则是对那些已经迷糊的新“亲日派”们敲响的警钟。

《苦女行动》中着重塑造的刘玉梅、赵秀花、商商、乔莎、周小琼等姑娘形象,她们在被日本军人掳去作慰安妇时都才十七八岁,是一个十分明显的弱势群体。但是,当面对侵略者的兽性时,她们最初表现出了“宁为玉碎,不为瓦

创作出版《东方教母》的年月。
这正是作者才华喷溢的年月。几年
中,接连出版了《女大亨》、《不沉
的地平线》、《乱世风云》等力作。

王从学

全”的民族品质，发誓用生命保护自己的贞操。随着情节的深入，她们渐渐明白了，要报仇，要雪恨，就必须活下去。苦女开始行动了，她们用智慧，用肉体同丧心病狂的鬼子进行了斗争，多次从心理上战胜了敌人！这是一个何等值得

称道的主题呀！作者原来为发泄愤怒，写了周小琼亲手

扼死了“恶魔种子”的

亲生儿子三星，我以

为作为慈善的中国母

亲，除了疯子和被

政治快逼疯的武则

天皇帝，一般人

是做不到扼杀亲子的

事情的，故建议王从学

先生改掉了那个细节。

还有“商商”和木村最终

一块儿被枪击，我认为用

“从一而终”的概念来解释过分

牵强，而为因“失身”而愧对爱人，用死

“成全玉女之好事”来作结，似乎更符合情

理。

著名学者冉云飞曾有句名言：“小说首

先必须好看，不好看的小说就不该称之为小

说！”王从学的《苦女行动》无疑是一部特好

看的东 西，这是一群美丽女人与狼的搏斗，

故事情节生动感人。就在写这篇稿件之时，

我又从昨天报纸上读到又一群中国女研究生

为防止日本老板“窥探”，放弃到日本深造

的报道，我认为这倒大可不必的。雅阁不是

可以不坐，日货不是可以不买，日本已不是

可以不去玩玩、学学、闯一闯的地方，但耻

辱和警惕的确是 不能忘却的。

犹当那靖国神社里的亡灵们眼中还放射

着绿光之时。

(作者为作家、诗人，著名图书监制人)

2004年7月12日于成都书斋



一个作家的创作“流浪”离不开心里
“固有”的窝。上图左为作者妻王苏
娅；中为女儿王珏，王珏手中抱着她的小
宝贝，那是作者家唯一的一个不是“人”的
东西。

开头

1942年。中国东南沿海三星岛。隆冬。

三星岛是个有名的美人岛。三星岛的女人，皮肤白晰，腰细腿直，细腻滋润，丰乳肥臀。

一个没有月亮，甚至没有星星的夜晚。夜深了，万籁俱寂，三星岛上的人除了富人要精疲力尽地在姨太们身上完成任务，以及年轻人又不知疲劳的要在新娘身上反复耕耘外，几乎全都进入了梦乡。他们谁也没有想到，一场令人难以置信的劫难如骤然而至的台风正降临到他们的头上。

漆黑的，风平浪静的海面上，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突然开来了一些军舰。这些庞然大物分别在离三星岛一百米至两百米的浅海处抛锚，从军舰上放下一些登陆艇、皮划艇。数千日军官兵迅速对和平、宁静的三星岛形成了铁桶似的包围。包围圈渐渐缩小，逼近了海岸。

这是日军的军舰，一个正发起世界大战的疯狂帝国的军舰。现在，舰上所有的日本军人的神情紧张，情欲难按，他们都知道：这场猎艳的特别行动包含着什么意思，三星岛的女人们正光着身子在他们的幻觉中闪动……

首先发现这些日军扑上岛来的是年近花甲的老渔民张镇海。他住在海岛南面离海边最近的一座小



张秀花与坂田君风雨之后，她疲惫地倒在床上，那种惨烈的痛苦不敢回忆。

木板房子里。迷迷糊糊中，他被一种极遥远，极细微的声音从睡梦中惊醒过来了。

这种声音像鱼讯来临时公母鱼在交尾时欢跳。

他揉揉眼睛，披衣下床走出屋来，站在一块石头上，凭着一双多年练就的夜视眼和灵敏的耳朵，他立刻准确地判断出：有许多人正向岛的中心推进，并还有更多的人不断地船上跳下来。这不是赶海回来的渔民，谁也不在这寒冷的日子里去赶海。这也不是海盗，海盗没有这样的人；这只能是前来偷袭三星岛的日本鬼子！张镇海心里一惊，浑身冒出一层冷汗，返身大步回到屋里，摇醒正在酣睡的、相依为命的女儿张秀花。

“秀花，快醒醒，快醒醒，鬼子来了！”张秀花娇声地“嗯”了一声，把身子又转向里面去了。

“啪！”张镇海气得在女儿的脸上打了一巴掌。又大吼道：“鬼子来了！”张秀花这才被惊醒了，一翻身坐起来，飞快地穿好衣服。

“鬼子来了，鬼子来了，快，你快躲到屋后那个山洞去。”

“爹，你呢？你也去躲起来……”“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张镇海一边说一边把女儿强推出了屋，看着女儿极不情愿地往后山去了。他返身进屋把桌上剩下的半瓶酒咕咚咕咚猛灌进嘴里，然后从墙上取下那个他用了多年的暗花色的充满酒气和鱼腥味的海螺，出门就往离家最近的那个山

包上跑。他跌跌闯闯地冲上了山包，喘了喘气，向着北面山下的三星岛镇，一用劲，吹响了海螺。

“呜！呜！呜！”……

一时间，寂静的夜空中响起了海螺低沉、浑厚、使人惊心动魄的声音。

三星岛镇近万居民被这急促的海螺声惊醒了，所有的人刹那间便明白出了什么事，全都乱七八糟地动作起来。大人叫，小孩哭，骡马嘶，牛羊鸣。三星岛慌乱得成了闹嚷嚷一锅粥。

离这个小山包最近的日军有人朝山上打开了手电光柱中，一位高大魁梧的老人银须在夜空中飘拂。他轻蔑地看了射来光柱这个方向黑压压逼上前来的日本鬼子一眼，一昂头，把海螺的声音吹得更响亮了。

“死啦死啦的！”小野次郎中队长气得提前下达了射击的命令。

“哒哒哒！哒哒哒！……”立刻，无数枪弹布成雨网向着张镇海老人飞去，海螺声嘎然而止。老人没有即刻倒下来，而是艰难地，慢慢地扭过了身子，大睁眼愤怒地盯着向他扑过来的疯狂的日本人。“噗！”他把口中的鲜血喷向离他最近的一个鬼子，这才轰地一下倒了下来。

不一会，整个三星岛到处都响起了枪炮声，日本人“八格牙鲁死啦死啦”的叫骂声，手无寸铁的三星岛人凄厉的惨叫声。鬼子焚烧房屋的火光映红了半边天。这个岛上有一支500人的自卫队，他们与日军进行了浴血奋战，到黎明前战斗结束时，他们因弹尽无援几乎全部阵亡，没有一个人投降。

天亮了，日军把俘获的这个岛上的所有的人赶到了一片沙滩上，然后按照南方军司令部的密令，对这些中国人进行分解。

首先，他们从数千名女人中挑选出了120名15岁到20岁的妙龄少女。由于选择的面大，这些挑出的姑娘个个长得花容月貌，漂亮迷人。被挑出的姑娘立刻被押送到停在南边海面上的“加丸”号护卫舰上，待全体姑娘

上了船，军舰马上升火起锚开走了。

他们又挑出了三千多名强壮的男人，每五个人用一根铁丝串在一起，押回了三星镇的小学校集中看管起来。

最后，海滩上还剩下五千多名老弱妇幼，日本人用小钢炮轰，用机枪扫，用刺刀捅，把他们全部杀掉了。日本人在这堆如山积的尸体上浇上汽油，放一把火烧掉。几天内，空气中还弥漫着尸体的焦糊气息。几次涨潮的海水扑上岸来，把没有烧完的一些人骨头全冲到海里去了。

三星岛也许几千年前就有了人类，在它数千年繁衍生息的历史中，它遇到了空前的劫难。日本人除了屠杀了五千多名老弱妇幼，在以后不久，又杀掉了那三千多名强壮的男人。他们作为苦力，为日军修好了一个直接服务于太平洋战争的秘密飞机场。他们全都成了殉葬品，三星岛秘密飞机场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这是在一个真实的岛屿上发生的一个真实的惨剧。

我们所要叙述的不是这个三星岛后来发生的事，而是那120名还活在人世的妙龄少女既悲惨，又颇富传奇色彩的故事。



被改为运输舰的“加丸”号护卫舰向着南边的大海深处驶去。

留在三星岛的日军龟田少将司令官曾向大佐木村舰长下达了这样的命令：运送 500 名官兵去马来亚；利用在海上航行的这段宝贵的时间，训练 120 名在三星岛征获的中国慰安妇。为了完成好第二个任务，木村根据龟田司令官对他的指令，作了周密的计划。

现在，这些长得花容月貌的姑娘们被他们关在护卫舰装物资的一个巨大的仓库里，仓库从中间隔开，一半装的是